

十日刊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

為部長別開門路

張匯文

「汽車雖然比驟車走的快，但是假如驟車在前，汽車在後，汽車的速率也祇好待驟車走過後才能表現。」

飯盤的追求

劉觚人

「自從搶風復古以來……不但為一己搶、一家搶，……甚且怕飯多沒有人吃，希望多添兒女，廣結交遊，時常張燈結彩，大吃而特吃，藉以慶祝勝利，表示搶法高明。」

華北問題的又一方面

厲德寅

讀了老舍牛天賜傳之後

蘇茹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第二期

是非公論 第二期

內容

- 廣田弘毅其人……………(一)
- 爲部長別開門路……………張匯文(二)
- 飯盃的追求……………劉觚人(八)
- 華北問題的又一方面……………厲德寅(二)
- 俄國大作曲家捷可夫司基……………李惟寧(四)
- 通信：與友論人文主義派的頭腦……………(八)
- 書評：科學與超自然……………周其勳(三)
- 讀了老舍牛天賜傳以後……………蘇茹(三)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來稿請交南京鐵管巷瑞福里三號本社編輯部。

廣田弘毅其人

假使廣田不是中國對日外交的重心，他至少是我們對日外交的經紀人；到底他是怎樣一個人——出身如何，信仰如何，環境如何，性格如何，我們到是值得知道的。可喜清澤冽先生寫了一篇廣田弘毅論登載在日本評論雜誌裏，使我們有這樣一個機會。清澤冽說：

「廣田組閣是難產的，當他體驗陣痛的苦味，即迷惑於腹內的胎兒能否平安落地之時，却傳來他的故鄉九州福岡的電報，說：那邊的玄洋社正爲社中出了總理大臣而開大慶祝會，千幾百人在街上遊行。

「玄洋社由頭山滿爲盟主，是右翼陣營的總機關。現在大開慶祝會，實在與非常時的光景很相似。我把這種只有一家報紙登載的新聞撮下來，意在提起那些反對廣田內閣的人們注意。就是廣田這個人，豈不是直到現在尙未送人至中央把持政權的右翼陣中產生來的偉材嗎？」

「廣田的經歷已爲衆所知，用不着多贅，但他初生的時候，是一個石匠的兒子，乳名叫做丈太郎。據說他從小就很頑皮，常常把他父親做好的石塔，用槌子敲毀，於是

被送到小林寺去當小和尚。「弘毅」這個有香火味的名字，說是那時候和尚給他的。因爲這是傳說，當然不一定有如條約文書那麼正確。

「當他做小和尚的時候，正是中日戰爭的前夜，東洋的風雲日急。他覺得與其做禿頭不如做丘八，因而通學於中學修猷館，並向陸軍士官學校提出志願書。他參加玄洋社，也是在這個時候。據他自己對人說，中日戰爭的結果，日本雖然得勝，而因三國干涉，不得不交還已經到手的遼東半島。生長在福岡而與玄洋社的愛國志士們朝夕過從的他，憤慨於日本的外交界無人，立即取回軍人志願書，打算做個外交官了。

「在如斯環境中長成的他，從少年起即有相當的冒險心。日俄戰爭的前二年，他曾到中國的安東縣去，寄寓橫川省三的家裏，視察俄人經營的龍山堡。那時他嘗獨自跑到俄人的地方去求宿，並在二名俄兵的監視之下，視察俄國邊境的地形。甚至喬裝混充旅順軍港的職工，偷看當時俄人經營的軍港情況，將所得報告東京。這豈不是一個東

洋風的豪傑所能幹的機密事嗎？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種資質是現在的他所具備的。昭和八年（一九三四年）秋，他就任外交大臣後，開始會見東京的外國新聞記者時，他無論如何不說一句英語，沒有法子，只好由在場的日本人爲他任翻譯之勞。自然，他的語學未必一定好。然而，經過三十年的外交官

生活，竟不能用外國話致詞也無是理。這諒必是玄洋社出身而且是懶惰的人的緣故罷。』
可見廣田首相，並不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常聽他說，在他當朝的期間，絕不至有戰爭的事體發生，誰又知道他弄的甚麼玄虛！（雲谷）

爲部長別開門路

當年他爸爸救了我爸爸的命，現在我作了部長，那好不提拔他一手！；『你們既是郎舅之親，現在他作了部長，你的飯碗，還成問題！；』『我倆在學校時，一起鬧過風潮；出學校後，一起逛過胡同，現在你作了部長，竟連一個科員的位置都不給我，豈有此理！』這種論調，構成了中國政治上的倫理基礎。

一個『踢毬子』的秘書長，或許對院長私人生活上有莫大的贊助；一個未曾進過大學而飽經世故的政客，或許在政治上比十個『鍍金博士』還有用；一個溫存聰明的女兒，或許是他父親精神的寄托者，間接的成爲她父親政治成功所不可少的條件。同時，一個會爲你奔走過，拚過命

，而被唾棄失業的青年，也或許會挺而走險，同你來算一筆總賬。這類的現象，構成了中國政治社會上的事實背景。

政治上有了這種倫理基礎和事實背景，日積月累，數十年如一日，結果在行政上便形成了以下的情況：

『一人得道，雞犬登仙』，『一朝天子，一朝臣』。平庸者，一到任便公開『開刀』，認定天下的烏鴉是一般黑，於是大行其『有飯大家吃，你貪我也貪』的主張；機巧者，將『私人』來交換任用，秘密運籌，以達到其營私之目的；清高者——爲數極少——則矯枉過正，故意迴避，雖然有真正的賢能在旁，祇因其與

自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而不敢任用。於是行政上一般的人員，不是學非所用，便是用非所學；不是人浮於事，便是事浮於人。在職的既不能安其職，更何談『盡其材』！行政上的陣容一亂，紀律即失，貪贓枉法，在所難免。三月十日蔣院長令內所舉的十項貪污，僅不過是一種附帶的象徵而已。

在這種情形之下，吏治之亟待澄清，行政之亟待改進，雖三尺童子，也能道其重要。幾年以來，我們也不斷的聽到和見到各方面的呼籲與努力。為消極的防範，我們已有監察院與官吏懲戒機關之設立；為積極的改進，我們又有考試院，主計處與行政效率研究會等之成立，以及考銓會議，內政會議，縣政會議之召集。與此有關的法律、條文、命令、提案，更是車載斗量，應有盡有。這一切一切，我們姑且不論其為有心無心，有效無效，我們總應該承認其本身之進步。僅就與考銓制度有關的法令一點而論罷，假如我們能將所通過的法令三分之一真正的執行了，我相信，我們的文官制度，必早已入於正軌。無奈，監察院考試院都成立了數年，而實際所表現的，仍是如我們前邊所形容的。換言之，我們已有廿世紀最新式的法令，而我

們的政府裏，仍是充滿了十七八世紀『家奴化』的官吏；我們雖然有最近代化的監察與考試機關，而我們的政治習慣，仍是離不開以私人關係為中心的模型。論者曰，這種種矛盾，都是由於在上的無徹底改革的『決心』。然而，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為什麼在上的不能下此『決心』？問題便又回到我們前邊所提到的倫理基礎和事實背景上去了。

我以為，到今日要談改革，那種倫理基礎可以不顧，而事實背景則當加以相當注意。自然，我們不應該祇顧到事實環境而犧牲了行政理論；但也不應該僅顧到行政理論而忽略了事實環境。因為，在目前吾國談任何改革，理論同事實往往不易打通，『應該不應該』和『可能不可能』往往成為兩個對立的問題。在對立的情勢下，要勉強使其苟合，勢必要徒勞無益。過去行政改革之所以不見功效，與其說是政策上之失敗，無寧說是步驟與方法上之失當。汽車雖然比驟車走的快，但是，假如驟車在前，汽車在後，汽車的速率也祇好待驟車走過後才能表現。我們都承認吏治真想澄清，必須嚴格的厲行考試制度；但是，在目前政治與行政分不清界限的時候，考試制度實無法推進。因此，為謀有效的改革，我們必須在不違反行政之基本原則

下，根據現狀，爲考試制度開一漸次推進的道路。爲試辦起見，我們不妨先從中央政府之各部做起，第一步，應先在各部正式成立部長辦事處。

留意行政改革的人都當承認，吏治要想謀澈底的澄清，祇有從劃清政治與行政的界限作起。幾年來，我們也不時聽到重新規劃政務官與事務官範圍的要求，使政務官隨政潮而進退，而事務官則本考銓原則以建立一種穩固恆久的文官制度。在原則上，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劃分，恐無人能否認其重要。但是在實際上，二者之界限究當從何處劃分？則成爲一極困難之問題。第一，在意義上，二者的區別即欠明瞭。前經濟委員會英籍顧問沈慕偉氏在他的改進中央行政意見書內曾提到這層困難。他說：『公務員中間有明白屬於政務官一類者，亦有明白屬於事務官一類者，然在二者邊際，尙頗有發生疑義之餘地；故欲以科學方法劃分公務員之種類，此點困難，首應認清』，第二，在實際上，政務與事務二者之界限，在吾國現時亦無從分清。公務員的工作多是『政』『事』參半。純粹作事務工作的人員，往往要靠政治活動以保持其地位；隨政潮起伏而進退的人員，則不限於參預政務的官吏。第三，在法律上，吾國

現有的規定過於籠統，不合實用。查現在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區別，仍是根據前中央政治會議（即現在之政治委員會）第一九八次會議的議決：『凡須經政治會議議決任命之官吏爲政務官』，現行之公務員任用法第十三條更言明：『本法於政務官不適用之』。目前各部官吏中經政務委員會任命之官吏，僅有部長與政務次長二人。是每部政務官僅有兩個，其餘的都屬於事務官之範圍。嚴格講來，假若我們採納政務官屬暫時性質，而事務官屬永久性性質之解釋，則每次政潮變遷，祇有部長與政次兩人更動，其餘的人都當受考銓法令的保障。這種情形，在目前不但是絕對的辦不到，即使能夠辦到，也是有礙於行政效率的。因爲無論部長是如何能幹，一個人在政治上同行政上的，都是一樣的做不出成績來的。

既然有以上的三種困難，我們對於政務官和事務官這兩個名詞，祇能得一個觀念上的區別，而不能有一個實質上的劃分。爲實事求是，我們倒不如放開政務官與事務官名詞的討論，而從各部的組織上去謀政治與行政界限上之劃清。根據劃清政治與行政的範圍之原則和現存的事實，我以爲各部的組織，應該明確的規劃爲政治部份與行政部

份。屬於政治部份的人員，應該與部長同進退；屬於行政部份的人員，則當本着放銓制度的原則而存在。或是前者叫作『流動』的部份；後者叫作『固定』的部份。因為我們要造成行政上的『固定』部份，我們必需先明確的劃出一個『流動』部份。現在我們雖然有政務官的規定，而各部的『流動』部份則毫無界限，無怪考銓制度無法推行。所以說，與其有現在的『亂動』，何如明確的規定『動』的一定範圍，而使這種『動』成爲制度化呢？這便是本文所主張各部正式成立部長辦事處的用意。

至於作者理想中的部長辦事處，乃是一個極富有彈性的組織。在部內機構上，即是前述所提的『政治』或『變動』部份。在功用上，它負有襄助部長以溝通政策與執行的使命。在法律上，可以祇有名義上同經費上的規定；對於內部的組織和工作等等，則由部長根據他個人的需要全權決定之。

處內的人員既沒有資格的限制，部長可以從心所欲任用幾個真正能幫他忙的人。在這裏邊，他可以將行政上的專家，政治上的策士，和那些忘不了的恩友，各請進幾位去參預機要。如果兒子要想學習政治，太太要想參加機密

，也都可以借辦事處以達到『公私兩全』的目的。即或遇到一位多愁多病，或是離開『花瓶』便不能作事的部長，又何妨請一個醫生時刻在旁照料照料，或是搬兩個『花瓶』到身邊去提提神！至於這些人員的名義，也完全由部長去定規。呼之爲：『顧問』、『秘書』、『幹事』、『委員』、『辦事員』、『學習員』自無不可；就是名之曰：『太監』、『幕友』、『師爺』、『帳房』、『吏胥』、『書辦』、『掛號』、『書啓』等等，別人也無須去過問。

不過，這般人員，無論是什麼出身，什麼名義，如果要認真作事，至少以下的幾件事可以去作：

- (一) 參預政治機要，幫助部長決定政策；
- (二) 幫部長預備對外提案，答覆質問，招待和接見來賓，代表部長出席會議，和預備演講等等；
- (三) 代部長監督部內行政，研究難題，批閱案卷，傳達部長的意旨於各司，或轉呈各司之意見於部長；

(四) 辦理部長私人事件與一般應酬。

部長與處內人員的關係完全是私人的，而非行政的。所以在行政上，他們對於部長是不負責的；但是部長對於

他們的行爲，却要向國家負法律上同道德上的責任。因此，他們的貪廉賢劣，一舉一動對於部長的聲望與治績，都有極深切的關係。既有這種關係，部長對於人選上，也必得相當的審慎。有人說：在純粹私人的關係上，有爲之士，或不甘心去作一個人的「私人」。我以爲這也不是一個理論問題，全要看他同部長的私人關係究竟深淺。如果關係不深，部長也不會請他幫忙；關係夠深，他也不至於去計較這些。爲辦事方便，或許有將辦事處主任加以簡任官頭銜的必要，這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在此不必多加討論。

成立辦事處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便是經費問題。這筆經費要多大？將來從那裏出？我的答覆，是根據以下的兩個原則：

(一)這筆經費要相當的大，大到真能使部長打開僵局和得到方便的程度；但又不當過於大，大到在政治上造出禍害來。

(二)這筆費用要絕對從各部現有的預算中想辦法，不得增加現有的預算。

根據第一個原則和各部現實的狀況，我以爲這筆經費，每月不得少於三千，多於五千元的數目。這就是說，除

了部長正式的新俸之外（現制每月八百元）他還有三千至五千元的數目，可以隨意支配。如果他是一個認真辦事的部長，有三千元的數目，他可以請到十個月薪三百元的人幫他忙；有五千元的話，他更可以請到較好的或較多的人才去幫助他。如果他是一個「視錢如命」的人，從這一筆款項中去想辦法，一年之內，至少也可以有幾萬塊錢進腰包。如果他是困於親戚朋友的包圍，有這樣一筆款項在手，也不難打開僵局，過渡的解決至少幾十個人的吃飯問題。好在這筆款是絕對的由他自由支配。辦事處的人數少，則每人之薪金可極高；人數多，則每人之薪金少。費一千元錢請一個專家，或是化一千元請二十個僱員，都要憑他的心願與需要而決定。我相信，一個知恥自愛的部長，絕不至於因爲這三五千塊錢，而將自身的政治生命斷送了。

爲謀第二個原則的實現，辦法也很多。以目前各部的浪費來看，這區區三千元算得了什麼！具體的說，我以爲這筆費用，可以從裁撤冗員同合併辦公費省出來。冗員中首當裁撤的，便是各部的政務次長。（關於這點，待下期另文討論）其次便是專員，和一部份毫無「正技」的技正。將來辦事處成立了，現在參事秘書所有的工作，可以分

一部份去，所以參事秘書也可以斟酌情形裁撤幾個。辦公費是各部通有的。根據主計處的報告，行政院各部部長，除軍政，海軍兩部長特別計算外，其餘外交、財政、實業、交通、鐵道五部長每月每人之辦公費為一千元。內政、教育兩部長，每人八百元。外交部次長二人，每人五百元（各部次長每月正薪六百八十元），財政部次長二人，每人五百元；主任秘書及各司司長，每人二百元。內政部、教育部、實業部次長，每人四百元。交通部，鐵道部次長每人五百元。鐵道部會計長每月四百元；司長四人，每人四百元；主任秘書每月二百元；參事三人，每人二百元。由以上的報告，我們可以計算，就是以比較最窮的內政和教育兩部而論，假如能裁撤政務次長，兩個參事和一個簡任秘書，再加上部長原有的辦公費和常次的辦公費，則已足辦事處的經費而有餘。以最關的鐵道部而論，僅將部長、次長、司長、會計長、參事、秘書們的辦公費合併一起，已超過五千元以上了。該部專員有七十人之多（根據仲鳴次長時代之報告），每人月薪平均以二百元計算，費用已達一萬四千元。假若能將專員裁撤三分之一，則辦事處的經費已無問題。總而言之，依目前各部的情況來設法

，這三五千元的經費，隨便從那方面都可以省出來的。

最後，我們應該特別認清的，就是本文所主張的辦事處這類組織，在各國行政制度中並不是新發明。類似的意見，在吾國行政改革運動中，也不時聽到。同本文意見最相近的，便是法國各部所有的部長辦事處（Cabinet du Ministre），有「小內閣」之稱。各部辦事處處內的組織，頗不一致，但都有主任一人（Chef du Cabinet），多半的處內，更分成政務和秘書兩組。前者的工作，是幫助部長應付議會，決定政策和料理一般的政務；後者的職務是代部長料理私人的事件和應酬等等。組之下又分小組。還有的時候，處內也設有專門委員會。美國為推行考試制度，特將官吏分為考試官或分類官（Classified Service），與非考試官或未分類官（Unclassified Service）兩大類。前者受考試法的限制，後者則不受其拘束。更有所謂「例外職」（Excepted Class），規定各部會有二名以內之親信秘書或機要書記（Confidential Secretaries or clerks），由總統或各部長官自由任用。這類的例子，在別的國家也不少見。這都無非是一方顧到行政效率，一方顧到考試制度推行中的事實困難而有的設施而已。這兩點，在吾國行

政改革運動中，也早已爲各方所注意。談改革的人，意見已漸趨集中，廿三年在考選會議和行政法規整理委員會中，都有關於擴充政務官的討論與在各機關設立特務秘書的提案。考選會議的提案中，有如下之解釋：

……國民政府成立後，各機關祕書，其資格既明定爲簡薦委，所掌職務，亦與其他事務官相同。故自公務員任用法暨其施行條例公布以後，各機關長官任用人員，既須求材於規定資格之內，又須任用合於相當輪次，以故資格相合者，或未必長官之所謂材。輪次相符者，或未必即長官之所欲用。長此以往，不無影響於國家政務之進行，及辦事之敏捷。其結果或致於公務員任用法之施行，轉多窒礙。……

在私人方面，有張銳氏之政務官取概括規定，事務官取列舉規定之提議（見行政效率三卷四期），胡適氏之公

飯 盤 的 追 求

在自然界中，一切生物莫不以攫取食物爲生存第一要義。蜘蛛辛苦結網，爲的捕食飛蟲；蜂採百花，原爲的自己忙；植物枝葉向光，根鬚就水，也無非想解決飯盤問題。人爲萬物之靈，不但聰明才智，得天獨厚，而且還有瞭

開荐舉主張，和羅家倫氏之每年抽替現任公務員十分之一之提案。凡此種種，也無非爲顧到了事實困難，要想爲考試制度謀一漸次推進的出路而已。

由此看來，本文的立論是根據實際環境，綜合各方的意見，參考各國的制度，爲吾國行政的前途，謀一改進的路線。這個提議，本不是行政學上的新發現，不過，在「此時」「此地」，如果我們要做到劃分政治與行政之界限，達到溝通政策與執行之目的，減輕任用私人之流弊，和有效的推進考銓制度，我認爲，從各部中成立部長辦事處着手，至少是一個合理的開始。

（張滙文）廿五年四月一日

望鏡、照相機、收音機、廣播電台種種天賦的機能輔助他打主意；打定主意以後，他又有雙手會搶，兩腿會跑，飯盤似可隨時解決，不發生問題。可惜人類太聰明了，祇顧自己吃，不顧旁人吃；同時，也太傻瓜了，不但要吃，還

要多吃，即使吃不消，以致腸胃生病，也至死不悟。結果：飯盤支配不均，便造成有飯不能大家吃的現象；於是一般飯盤沒有着落的人，除了苟存，自殺，餓死以外，惟有採取原始社會對付禽獸的野蠻手段，實行搶奪飯盤！

自從搶風復古以來，搶的目標和方法也隨着文明而進化，愈演愈精，越來越妙。最初祇爲個人衣食而奮鬥，後來組織家庭，不免有時爲父母妻子計溫飽；從此奮鬥精神漸漸擴大，不但爲一己搶，一家搶，還要多搶些留給子孫，分點親戚朋友，甚且怕飯多沒人吃，希望多添兒女，廣結交遊，時常張燈結彩，大吃而特吃，藉以慶祝勝利，表示搶法高明。

到了近代，搶的目標越發光明擴大，更進一步的集中力量，大開其「搶務會議」，討論爲國家爲民族找飯盤出路的方法。同時，搶的方法也顯然增加效率，以前通用「三分外交，七分軍事」的方式，先談而後幹；現在可老實不客氣，先戰而後宣，或竟戰而不宣。乾脆的說罷，就是要搶便搶，絕無折扣的餘地。自然，他們有他們的苦衷，他們有他們的道理，不但有，而且冠冕堂皇，言之動聽，不是維護文明，就是提倡什麼大而無以復大的主義。可惜

表演不好，文明已在飛機大礮洗禮之下破壞無餘，主義已於努力提倡之中現出原形！這祇怪對方糊塗、沒誠意合作，不然，何至如此呢？看官且別退票，還有精彩的表演在後：譬如口頭酷愛和平，根本主張戰爭，豈不是滑稽得出奇？又如表面提倡親善，實際挑撥惡感，豈不是矛盾得可笑？

本來人類就是個自相矛盾的動物，進一步，退兩步，是常有的事。沒有戰爭的犧牲，那曉得安享和平的快樂！沒過長期的輕鬆生活，那能領略奮鬥中的緊張趣味！也許人類正在「物競天擇」的原理下進化，進化到殘殺同類同種的新階段，以期達到巍然獨存的境界！

在這舉世風狂，「人吃人」，「國吃國」的年頭，算來祇有猶太人和咱們中國人兩個老腐敗沒有進化到以國家民族爲單位，進而搶奪飯盤。猶太人生來絕頂聰明，除了能讀書，會掙錢，精於技能、勤於研究以外，他們又務實際，不好虛面子，不花冤枉錢，安分守己，吃一飯盤，做一份事，所以在任何環境裏與人個別競爭，他們總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在「人吃人」的當兒，他們名利雙收，曾走過紅運，可是碰到這個「國吞國」的流年，顯然對於他們

不利。可以說，簡直是「煞星當頭」，「出門見鬼」，大有「黃鼠狼過街人人想打」的危險。你想偉大如愛因斯坦，且不見容於科學頭腦的日爾曼民族，何況其他專以「吃人」爲能事，毫無供獻於國家的猶太份子。

由上述事實，可見猶太人可爲而亦不可爲。我們處此時代，其將何以自處？學猶太人那樣解決個人飯盤問題嗎？或另覓途徑？

前些時，蔣院長在首都演講會裏會感慨地說道，「我們日常生活都是戰爭」。的確，一飲一啄，來之靡易！啓眼看，那一樣不是從戰爭中得來？那一樣不是從奮鬥中得來？我們想豐收五穀雜糧，就得與蝗蟲宣戰；我們想享受瓜果菜蔬，就得與各種蟲菌奮鬥。以此類推，我們想保守個人的飯盤，就不得不與旁人競爭；我們想保有整個民族的飯盤，就不得不發奮爲雄，抵抗異族的侵佔。不過當人類已進化到「國吞國」的新階段，祇是抱住個人的飯盤，不管整個民族的飯盤，終必歸於淘汰之列。精明強幹如猶太人，當不失爲任何國家之優秀份子，祇是因爲他們「有我無國」，遂不免見棄於德國。我們聰明不及猶太人，技能不及猶太人，苦幹不及猶太人，而長於其短，誰能保險

我們將不會被淘汰於亞洲？——所以，從個人準備方面下手，我們應當學猶太人，從國家立場作想，我們千萬不可學猶太人。

在過去，當然有不少的「中國猶太人」，祇顧個人的利益，甘爲子孫作牛馬，不惜費盡心機，亂括傻拾，但是現在時異境遷，解決飯盤的途徑非重新審定不可。單祇偏重個人飯盤問題的解決，不是真正的解決；單爲子孫準備，不是澈底的準備。當敵人的飛機光顧的時候，你手創的花園洋樓能倖免於難嗎？就是你準備好了的「萬代糧糧」，你的孝子賢孫又能在敵人刺刀燭耀之下安然享受嗎？如果你真想澈底解決你個人的飯盤問題，你得先盡力保全整個民族的飯盤，別讓異族霸佔了，因爲異族佔去一份飯盤，無形中就增加我們一個競爭飯盤的單位，結果你自己的飯盤也不免感受些壓力，發生點動搖。自從四省喪失以後，曉得打掉了多少同胞的飯盤！不然，國內競爭飯盤的現象又何至尖銳化到這步田地。其實，飯盤問題在目前雖然嚴重，我們想吃的究竟是「中國飯」，我們想找的究竟是「中國盤」。假使我們還不認清途徑，趕快保守整個民族的飯盤，恐怕我們有一天想找「中國盤」，吃「中國飯」

而不可能！諸位，試想想：到了那時吃盤「高麗飯」，多麼不高亦復不麗！便是腰纏百萬，飛到歐美吃盤「洋飯」，又有何趣味？

午飯剛響，又快吃飯了。在這舉國動員的時候，正不知多少人沒有飯吃！希望諸位努力加餐，努力作事，早替他們解除痛苦！（劉觚人）

華北問題的又一方面

華北在中國的地位，非常重要。就經濟的立場言，不

一一。

但地面（一百餘萬平方里）人口（約八千萬人）巨大，而礦藏農產亦極豐富。中國經濟的必要資源，如棉麥為中國農產品之重要者，大都產于華北。而煤為現代工業之原動力，據云：山西一省之煤礦，足供全世界三千年之用。這種估計，或不精確，但其蘊藏之富，已無疑義。就財政言，華北五省的各项稅收，據千家駒氏云，在民國二十二年度，約有一萬三四千萬元，同年全國稅收淨額為六萬二千萬元，（千氏論華北五省財政重要性見東方雜誌）足見華北五省的稅收約為全國稅收的五分之一，其重要可知！所以華北的經濟權決不可使任何國不折一兵不費一彈的攫取了去。不過從華北經濟的新發展看來，很有人在那裏暗地打算着，播弄着。請看下面幾個電訊，便知道個中情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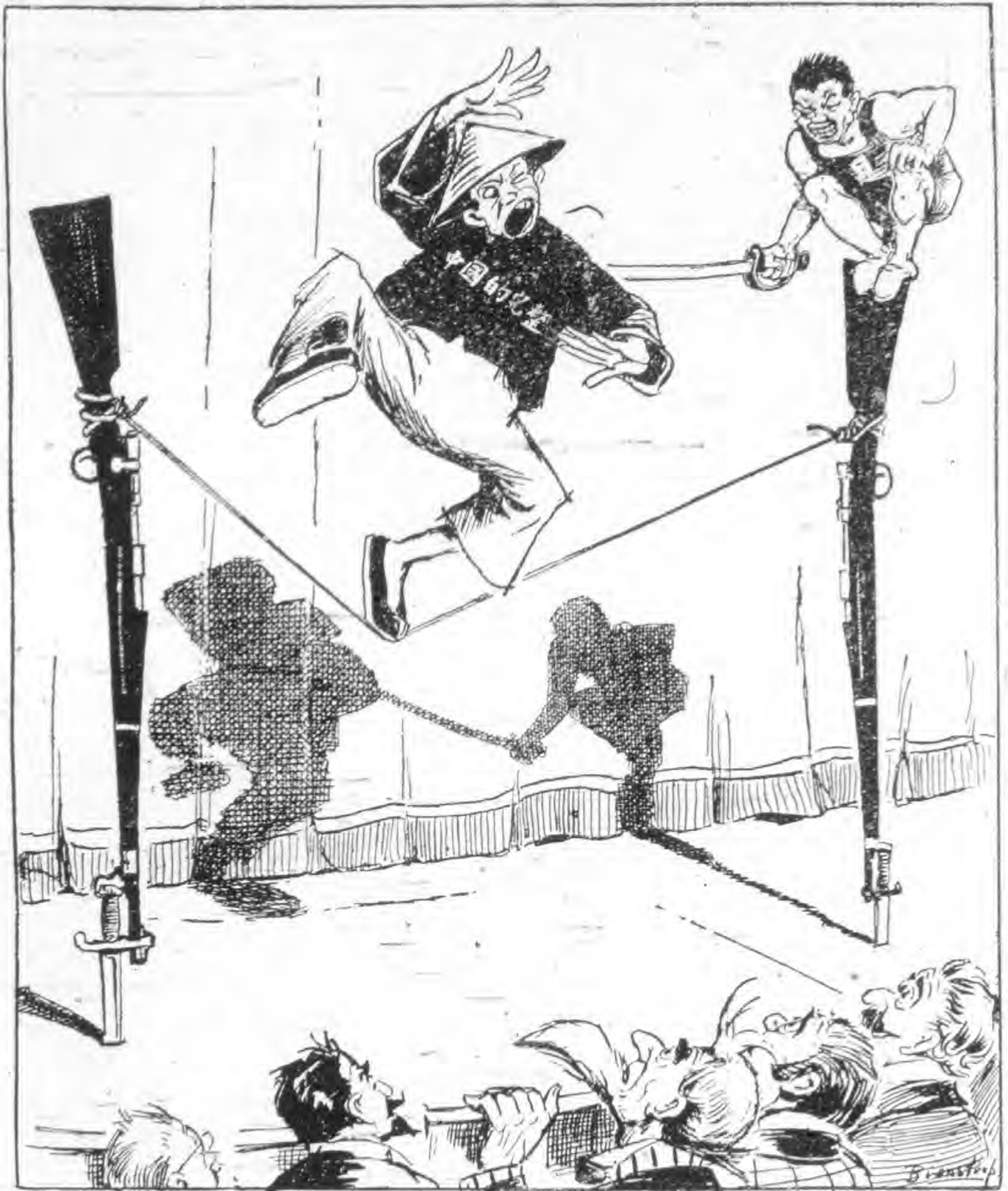
（一）北平市銀行三月十四日晨開幕，該行除辦理普通業務外，并發行鈔票。（見申報三月十五日電訊）當茲中央推行新貨幣政策，劃一通貨，集中發行權之始，誰也不料到有一個北平市銀行，會出來發行鈔票，破壞整個計劃。從各國銀行發展史看來，鈔票的發行，由分散而集中，已是一定的潮流。北平市銀行的發行鈔票，直是逆潮流的行動，難道有人在後面挑撥不成？

（二）般汝耕近在滎東通縣唐山各地，設立冀東銀行，資本五百萬元，各縣將設分行，正籌備中。（見申報三月二十八日電訊）這好像一種有意的布置，準備早遲與中央脫離經濟的關係，我們到底怎樣打算？

（三）日拓務省高山局長，規擬華北棉業改良五年計劃，與

幫助他維持平衡

是非公論 第二期



轉載「舊金山時代公報」

華北棉業改進委員會，採取聯絡，集合日本有力紡織業、鑛紡社、大日紡社、東洋紡織社等，共策進行。（見申報三月十日電訊）這樣說來，日本覬覦着華北經濟利益，因而設計去囊括，是很顯然的了。近年來華北棉業，因得中央棉業改進所改良棉種的播種，獲利甚厚，發展至速。且中國有力銀行，鑒于農產經濟日漸衰落，曾盡力投資，以圖挽救；而棉業又為正在振興中之農業，故中國銀行在華北農業中的投資，十八為棉業放款。今華北棉業的資金，大半可以說是仰給於銀行，但其棉產之十八，却運銷於日本。日本急欲操縱華北金融權，不過想達到完全操縱華北棉業的企圖。

（四）日本對華文化侵略，進行已久，歲出三百萬金，專作是用；設有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與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利推行。今將增為四百萬金，另在天津青島，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謀為發展華北農工業之實際的貢獻。天津為農業畜牧的中心，故對華北當予以技術的，經濟的援助，更獎勵栽培棉花，飼畜棉羊，設立水川信用販賣等合作社，以求中國農村之自力更生。又有青島研究所，則注重手工業，與粗工業的技術。

指導，以求中國產業之開發進展。（見申報三月十九日東京電訊）這豈不是與日拓務省規劃華北棉業改良五年計劃，有異途同歸之功嗎？

（五）日本大正十年十二月，東拓滿鐵及朝鮮貴族朴冰孝侯等，合組東亞勸業會社，以開振東北水田，及保護在東北之鮮民為目的。於九一八事變以後又有「滿」鮮拓殖會社之設立，亦以移殖鮮民，開發東北農區為目的。去年已將此兩會社，於朝鮮督府計劃下合併，俾可整齊猛進，使移殖鮮民日民於東北，發展農場畜牧等計劃，從早達到目的。（見申報三月二十一日電訊）我們到底要怎樣？未必也不想法打定一種亡羊補牢之計？

總之，日本大陸政策，永是在推進着。無論表面上如何平靜，「共存共榮」的話說得如何響亮，骨子裏仍是一樣。不過廣田內閣的難產，足見軍部的日漸強橫。觀乎廣田對各國駐日大使的說話：「外務大臣由我兼攝，以當處理之任，與前內閣一樣的，採取萬邦協和之方針。但以我國內情勢，與東亞為中心的國際情勢，正招來着相當顯著的變化，所以在政策之實施時，不免於相當積極化。在懸案

解決時，若對手方仍抱向來之不誠意與遷延，那日本就不能不採取相當強硬之決意了」。（見上海日報夕刊）以及其在三月十七日，再發表新政綱、新政策的聲明書，未曾言及肅軍工作。足見其施政將惟軍部之命令是聽。對華外交之調整，將取強硬態度，似乎是意想中之事。我們應當

及早善籌適當方案，以資他日應付有方；尤須注重華北的經濟問題，一方須整理財政金融，同時改進農業生產，及運銷方法，以杜絕外界覬覦之心。要而言之、華北問題，不能視作局部問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縱是匹夫匹婦，亦須時時留心着！（厲德寅）

俄國大作曲家捷可夫司基

這位有名的俄國作曲家捷可夫司基 (Tschaiowsky) 生在西歷一八四〇年俄國的維亞提喀省 (Viarka)。最奇怪的，就是捷氏父母祖先的生性，都不近於音樂。誰也沒有料到捷家會產生一位出類拔萃的音樂天才。他的父親是一位礦務局的監督。捷氏七歲時，家裏便請了一位女教師，教他鋼琴。後來他的家搬到俄京 (Petersburg)，捷氏便從有名的教師非里婆夫 (Philippov) 學音樂。他的成績雖然不錯，但也不十分驚人。他的父母當然也沒有想到他可以學音樂，所以捷氏剛十歲時，便入了法學院的預備班。九年後，他便作了司法總長的頭等秘書官。他在法學院時，加

入過學校的合唱團唱歌。著名的合唱指揮家羅麻金 (Lomakin) 和捷氏的鋼琴教師，都沒有看出他的音樂天才。他那時雖很喜愛音樂，不過僅把牠作為最快樂有趣的消遣罷了！

當他二十歲時，常常在鋼琴上即席作舞曲，但是他不敢將他所彈的寫在紙上。畢業後，他覺得生活無聊，並且同時覺得他所選擇的職業不大適宜——不近他的天性。那時新開了一個音樂社，他便從察潤巴 (Narenba) 學理論。這音樂社後來慢慢的擴大成有了有名的皇家音樂院。同時，他仍繼續在那法院作法官，直到他覺得他可以成爲一個音

樂專家（一八六三年），他便辭了法官的職，專研究音樂了。自此以後，生活也較前痛苦。他卻是真正爲了愛藝術而犧牲了一切。他的父親不幸營業損失，除給他的兒子住房而外，沒錢給他。那時有一位大鋼琴家爲他介紹教了一些學生，但是一月的收入，不過五鎊罷了。

後來尼古拉魯賓斯坦（Nicholas Rubinstein）作了莫斯科音樂院院長，請捷氏作和聲學的教授。薪水雖是不多，但是極榮耀的。同時他也認識了一些年紀比他大，而富有經驗的教授。他也認識印譜局的局長。他和魯賓斯坦住在一塊兒；魯氏雖然脾氣不大好，但是心還不錯；他將捷氏初期的作品介紹給聽衆。

雖然他很窮，但是他不改變志向。他有一個結了婚的親姐姐，彼此感情很好。她時時幫助捷氏。捷氏的戀愛史也不少，但是結果都不很好。有一次一個歌劇團到了俄京，同來的有一位女明星名叫亞托（Desirée Artot），她比捷氏大幾歲，很看得起捷氏的作曲。她到了俄國，便叫捷氏去看她。捷氏起初去見她，還很害羞的，後來慢慢的也愛上了她。他寫了一封信給她的父親說：『我倆彼此感情日增，互相也很了解的』。捷氏雖然愛亞托女士，但是他

不迷。他們離別不久，亞托忽然在波蘭京城華沙和一個唱歌家結了婚。經此大打擊後，捷氏作了一個歌劇。後來他一面在報章寫稿件，一面教學生，忙到極點，因此他的身體也大受影響。當時他的歌劇如羅迷阿及玉麗愛特（Roméo and Juliet），在俄京表現，大遭失敗。在巴黎怕得盧音樂廳（Concerts Puskeloup），雖然佈景花了很多錢，佈置也很妙，却仍然大失敗。經此番打擊之後，他更衰弱了。三十七歲時，他結了婚。這個結合，完全沒有愛情。結婚後七週，便分開住了。受了這個大刺激，他得了一時的神經病，先跑到英國，但隨後又回俄京了。

捷氏有一個愛人。他們彼此沒有見過面，僅僅通通信。這位女的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工程師，很會營業經商。他死後，留給了她七個孩子。這位寡婦很愛音樂——尤其是捷氏的作品。她很有錢，所以特聘了提琴家科特客（Kotek）作家庭的樂師。從科特客那裏，她聽到捷氏的作品，和他的爲人及痛苦——教書和病的苦惱。她又聽說捷氏很忙，沒功夫用心作曲子。她每年幫助他一些錢，使他有功夫去作曲。於是捷氏作出了許多偉大的東西。他的第四個交響曲（Symphony）便是贈送這寡婦太太的。曲

子上題着『贈我最好的朋友』。

捷氏也到過意大利。他在瑞士時。自稱「完蛋的人」——(Homme fini)。他回到了莫斯科，音樂學院情形不好，他辭了職。他的瓦空拉鐵匠歌劇(*Vakona, the Smith*)，表演失敗；跟着他的第四個交響曲在巴黎哥龍音樂會(*Colonne*)演奏，又不受歡迎；他的東西在德和維也納也都失敗。捷氏的刺激，和他所受的打擊，我們也可想到了。卻是尼古拉·魯賓斯坦很看得起他，他幫助捷氏在俄國成名。他將捷氏的歌劇和樂隊作品在俄國各地表演；德國的大鋼琴家比羅(*Bielow*)又將捷氏的鋼琴音樂會曲(*Flat concerto*)在各處彈奏，使捷氏成名。這是捷氏不幸生活中的幾件幸事。

捷氏的作品有六個交響樂曲。其中以那一個悲傷交響曲(*Pathetic Symphony*)最有名。序樂一八一二(*Overture 1812*)也是時時在歐洲聽得到的。他的歌劇共十個，其中以皮克夫人(*Pique-Darne*)有名。他的鋼琴作品，除去那個鋼琴音樂會曲而外，有四季。這書共十二曲，由一月到十二月，每月一曲。那變形曲(*Variations*)更是有名。室樂(*Chamber music*)中，以第三個絃樂四人曲，及

鋼琴三人曲(*Piano Trio*)有名。此外還有一個六人的絃樂合奏曲(*Sextet*)。他的作曲充滿了美麗多情的旋律。他雖然是同俄國大理論家兼作曲家芮門斯基可爾沙可夫(*Rimsky-Korsakow*)及大作曲家木索爾斯基(*Moussorsky*)同時，但是他的作品，似乎有點守舊。俄國人聽來，不太有俄國味，但是外國人聽來，却不少俄國味。我們可想而知，捷氏既係俄國人——生產在俄，當然他的作品同他身體一樣，自然而然，含有俄國的血脈了。

普通一般人，都以為捷氏終身是很憂愁，但是不然。他雖然憂愁的時間不算少，但是快樂的時候也很多。或者他感覺空愁沒用，所以不願哭，反而笑了。我們看看下面捷克近代作曲家拿弗亞提爾(*Novak*)所說的一件事，我們更知道了——拿氏自己認識捷可夫斯基，他的敘述是有根據的。

他說他是在俄京的一個旅館，叫做沙克師(*Hotel de Saxe*)，初次認識了捷氏。他和捷氏見面時，還行了當時相抱的「友誼吻」。他說捷氏身體很高，鬚鬚已半白，有一對美麗的藍眼，他笑時，露出了三顆亮亮的金牙。拿氏是由大鋼琴家李斯特(*Liszt*)的女弟子孟特爾(*S. Menter*)的

介紹纔認識捷氏的。孟特爾夫人有奧國室中鋼琴專家的名望 (Chamber Virtuoso)。她有提若兒 (Tyrol) 的宮堡 (Castle Ither)，但是她終於在一九一八年窮困病死在德國的明新 (Munich)。正同人們所謂全球馳名的聲望 (World fame)，不過等於大田原中的一片青草。她的丈夫是世界著名的大提琴家 (Cello Virtuoso) 婆柏 (Popper)。她和婆柏離了婚，愛上了捷氏。捷氏的歌劇哦哩金 (Eugen Onegin) 便是寫來贈送她的。拿氏說他也以為捷氏的爲人和他的作品一樣的憂愁，時時以此問人，但是事實恰得其反。捷氏時時滿腹諸謔，他的心很好。在俄京他以慈善著名，千百窮人總是等候着他，甚至於有些人還在電車中向他要錢的！但是捷氏呢，口袋中總是有些盧布，或科拍克斯給他們。他有一次寫信給拿氏說：『我總願時時寬厚，仁慈，因爲善來總是善報的』。

雖然，捷氏有時也會大發脾氣的。一八八八年的冬天十二月，他親自到捷克京城卜拉格 (Prague) 指揮他的歌劇哦哩金，這是他初次到捷克導演。報酬不足開支，他發了脾氣，寫信給拿氏說，他永久不再來卜拉格了。

孟特爾寫了一信給拿氏說：『彼得 (捷氏的小名) 對

我發了脾氣，我不知是爲了什麼。最近我彈他的鋼琴音樂會曲 (Concerts) 給他聽，但是他並不滿意我的彈法。我們爭吵起來，我說：「這是李斯特教我這樣彈法的」，他答我說：「但是這樣是捷可夫斯基將教你的」。他於是氣憤憤的關上了門，跑出去了』。

捷氏時時計劃要到美國去，因爲他告訴拿氏，他願去看看他的『音樂歷史』。這是捷氏在莫斯科大學演講的，已經譯成英文了。因爲他怕病的原因，忽然想不到美國去了。但是最後於一八九一年，他仍然到了美國，在紐約指揮四個音樂會。並且在費拉得爾費亞 (Philadelphia) 及波的莫爾 (Baltimore) 出過台。

捷氏雖然不是一個瓦格納 (Wagner) 理想的信徒，但是他告訴拿氏說，他曾把孟特爾在柏林爲他買的瓦格納的信札，好好保留起在。捷氏自己替他的歌劇作詞。在他計劃工作時，孟特爾總是他的顧問。她也時時爲捷氏校對，或者改正他的鋼琴作品。據說他的歌劇麻擇八 (Mazeppa) 及皮克夫人都是因她而作的。

謠傳捷氏係服毒而死，這全不真。事實是他吃完飯後，喝了納瓦河 (Nova) 不清潔的水，得了霍亂病三天後便

死了。這是西歷一八九三年。孟特爾是一個大藝術家，是捷氏的天才保護者。捷氏死前不久還寫信給她，說他們不

久就要在黃泉下相見了！

（李惟寧）

通信

與友論人文主義派的頭腦

△△吾兄有道：辱惠書，教以養內以展於外，明德以救蒼生之道，弟雖愚駑暴嫚，敢不承情指示之慙？少小來不幸寡師教之督責，以至讀書尋理，惟憑機遇而已，構思設想，全無經緯可言。承譽以「涉獵雜」，實則不了求學之方耳；誇以「議論豐」，實則不知所擇耳！

來書勞舉歐西拍拉圖、斯賓諾沙、康德、黑格爾、吾華老、莊、周、程、以爲乃中外正宗哲學系統，有「多讀」之必要。弟雖問嘗仰止諸位大師之宏論，「多讀」固不敢說。更有諸位大師議論未得明達處，每不獲名師爲我指導，因亦不能「多讀」。譬之康德先生的十二「疇範」，何爲十二而非十三、十四、以至於億萬千，是弟所不明者，不識吾兄可爲我解釋一二否？又譬之周淳實先生的「

五行」，何以水土屬陽，火金屬陰，亦是弟有未能了了於心者。

此種疑懼，許是小題大做，不關宏詣。但所謂「養內」之說，即是在德性上作工夫，苟繩之以黑格爾之論理學，以爲不免偏執一面。向內心作工夫之論，似乎有不少含意，未能洽於論理。世有可閉目而升騰者，不幸張目而足以令人流涕。世有可施於農村社會之孤獨生活者，其於現今社會，則不免捨本逐末。世有不能忘己而奔忙於朝夕拂拭者，何爲不「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把工夫用在了解社會中雜亂之理，從而找出一種足以叫大家都能安生立命，不至於我想計謀死你，你想計謀死我的一種辦法或通則。今有車夫苦力千千萬萬，不但不知道明心見性的道

理，原來就沒有念書的機會；不但沒有念書的機會，原來衣食住都保不了。

現代的人，一口氣把「人道主義」罵了，以爲是感情衝動，不合大道。然而，很明顯的，在任何種的宇宙觀裏，早遲，或者多多少少是不能消滅「人道主義」的成分的。不見乎英倫十八世紀的理性動物，原來都是最講感情不過。好像那神祕的哲人布刺德理說過：「真實的是不合理的」，正與黑格爾的見解，針鋒相對，亦足以用來批評十八世紀的人物。以上隨便說來，散漫無章，談不上條理，不過一點兒實際而已。

回頭弟以爲不是不要念柏拉圖、斯賓諾沙、黑格爾，甚至於老、莊、周、程與孔夫子，不過也得念念邁約、吉本、史梯芬、哈布孫，懷特黑德等等談的希臘、羅馬、中世紀，以至於十七、八、九世紀的社會背景。更是要念念三十四史，看看孔、老、莊、周、程他們做人時候的背景如何。古時交通不便，見面很難，所以人與人沒有多少交涉。現代見面很容易，流言散布得特別快，很容易引起誤會；由無生有，由有生虛，由疑懼而變本加厲，以爲人皆欲取我而食之，不如先發制人，把旁人吃了再說。這般的

例子很多，無非要證明時代不同，想法自異，不可一概而論。

自然天地間有不易的道理，可以貫通古今，然而天地間也有「有易」的道理，不能貫通古今的。偏執一端，很不妥當。不管是治內治外，想來不止與貫通世世的道理相干，也許與不能貫通千古的道理一樣相干的。其實貫通不貫通，好像沒有多少關係，因爲思想本來只是一種「歷程」（與「進化」有別）。果其要找出「絕對」之爲物，想來是在時間上的某一點上，或多數的點上的。

弟最不敢贊同的，乃有吾兄在基本觀念上的「排外哲學」。「排外哲學」可以說是中外古今的流行病，普通人常患這種病，專家、學者、大師們也常害這種病，就是頂刮刮的大思想家，常常也在所不免。因爲害了這種病，所以吾兄把理想世界與事實世界分辨得很清楚，把超得出的「理想的時間空間」與超不出的「物理的時間空間」分辨得很清楚，把「卓立自由」的偉大人格，無拘限於時空，不值一談的生活也分辨得很清楚……然而吾兄口口聲聲要努力於「一物我」，「超時空」，得乎？且不至陷於矛盾乎？

弟向愚駭，總以爲一切一切，都不是「超」的問題，而

是「游泳」的問題。講到天文地理，勿妨「游泳」於天地日月之間；講到社會，勿妨「游泳」於古往今來之間；假使講到宇宙，就勿妨「游泳」於古往今來，萬事萬物之間。「一」固不妨「一」之，然則也得在「一」中看出萬事萬物，似不宜由一變到二，由二變三，由三變到萬事萬物。原因「收之爲一」，「放之彌六合」，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道理，絕不是二者絲毫不相通，或者由這一個變到那一個。根本還是觀念的問題，只與思想家的眼法有干。凡是那些「由無極而太極」的道理，都是半神話的天文學，未免有思想落後的毛病。弟以爲要「超」的，是要相當的「超」出一切「理性化」的毛病，因爲這纔是有科學訓練的哲學家應取的態度。

某先生的詩有：「不怕新人笑，但畏舊者輕」，以爲失之感情衝動，似乎與說理論事毫不相干，吾兄以爲然乎？可是弟確並不反對感傷主義，再則，弟以爲人文主義大

師巴比德先生也是十分感傷的了。你想，一個人整天整晚講究「內心裁制」，能夠不太感傷嗎？你聽依里阿特對於巴比德先生的批評，他說：「他（巴比德）是這樣拚命的要從基督新教的條目造成一種天主教會的黨綱」。對於巴比德先生的內心裁制的說法，他還有這樣的批評：「通同理想而有效的裁制和管轄着他們自身的一大羣個人的總合，永遠造不成功一個整體。並且果其如巴比德先生那樣把「內心」與「外心」的裁制分辨得如此清楚，那嗎，除掉了絕不可靠的個人私見與個人判斷而外，再不會剩下有甚麼給他自己去制裁他自己的了」。依里阿特原來也是唱導「人文主義」的一員大將，某先生之所謂「舊者」，想來總得把他擺在裏面。吾兄謂新舊無分，許有道理，至於「笑乎？」「輕乎？」原與求學沒有關係。書不盡意，敬候

學安

弟幹再拜



科學與超自然

Science and the Supernatural

By Arnold Lunn and J. B. S. Haldane

Eyre and Spottiswoode, London, 1935.

這部書是倫與霍爾登的通信，一共有三十一封信。他們用書信來辯論科學與宗教上的各種問題。每封信都有標題，很有趣，很新穎。第四封信（霍致倫）的標題是：科學的方法。第五封信（倫致霍）：擁護理性主義。第七封信：不信仰之偏見（倫致霍）。第八封信：懷疑與死（霍致倫）。第十三封信：達爾文主義（倫致霍）。第十四封信：爲達爾文主義辯護（霍致倫）。第十九封信：上帝存在之證據（倫致霍）。第二十封信：心靈之研究（倫致霍）。第二十一封信；對於近代神蹟之檢討。

倫的父親 Sir Henry Simpson Lunn 曾任 The Review of Churches 主筆，到印度傳過教，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他著過 A Friend of Mission in India, 1820; The Secrets of Saints, 1933 等書。他自己也研究宗教，一九三〇年他寫了 Flight from Reason 頗引起英國讀者的注意。一九三三年他又寫了 Is Christian True 一書。霍爾登是倫敦大學遺傳學教授，英國遺傳學會會長，頗負時譽。他的著作有 Possible World, 1927; Science

and Ethics, 1928; The Causes of Evolution, 1933 等。

這二位作者壁壘森林，旗幟鮮明，唇槍舌戰，却是出色。記得幾年前我國也有過一次「玄學與科學」的辯論。可是講玄學的人，對於玄學既無切深的研究與信仰。講科學的人，也不常到實驗室去埋頭苦幹。所以這種辯論對於讀者不發生什麼影響。現在這部書是一位宗教家和一位科學家的辯論，文筆犀利，暢所欲言，值得一讀。

霍氏在致倫氏的第一封信裏就提出他的懷疑論，倫氏在回信上便申述他個人的信仰，真是針鋒相對。接着霍氏解釋什麼叫做科學的方法來反駁宗教上神蹟之不科學，同時，說出自己的信仰。於是乎倫氏就來了一封證明神蹟之可靠的回信，引了許多證據。D. Hume 曾經說過神蹟違背自然律 [A miracle is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倫却說其中並沒有什麼違背，倫又歷舉法國魯特 Lourdes 地方用祈禱治病之如何靈驗以及治愈者數目之可驚的事實來責問霍。霍的回答很俏皮，他說：「霍然吐瀉猖獗時，一面祈禱上帝，一面燒煮飲料，這是矛盾」。左拉曾經親自到魯特去調查。左拉說：「我不信神蹟，就是魯特地方的病人都用祈禱醫好了，我也不信！」

照命氏之意，左拉這種態度有點武斷。

關於靈學之研究，命霍二人辯論尤為激烈而多趣。命氏以為靈學幾十年來的研究已經發現很多神祕的現象，許多知名的科學家都不能解釋。其中最負盛名的要推靈媒（Medium），D. D. Home 所做的種種試驗。他的降神會轟動一時，倫敦卅四個學者（其中有科學家數人），就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去實行調查。一共開了四十次會，他們做了一個報告，其中有一段如下：

『Thirteen witnesses state that they have seen heavy bodies — in some instances men — rise slowly in the air and remain there for some time without visible or tangible support』P. 191。關於Home在靈學上種種的奇事，已經由鄧雷文 Sir Dunraven 編輯成書，名曰靈學上的經驗 Experiences in Spirituism, 1924。降神會裏還有一種怪現象，靈媒入了出神狀態後，就有一種白色氣體從他的身體上發出來，聚成手或頭的形狀，有時候竟成了人形。這種神祕的氣體，法國生理學教授里謝 Richet 無以名之，名之曰 Ectoplasm。霍氏對於這種靈學研究當然不肯相信。他在答命氏的信上說道：「我在家

裏也試驗過靈學，我知道旁觀者易於被人欺騙。關於降神會我也同許多人談過，其中有數人很與靈媒相識。參加降神會的人有幾個已經發覺欺騙的行為，信仰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他們也不能使我折服。我覺得這種試驗，證據還很薄弱。至於你懷疑進化論的證據，我可以供給你必須的植物，而且可以告訴你如何去得到證據……」P. 215

命氏對於物種原始提出許多問題。他說達爾文對於性的起源，對於美的起源都未加以說明。他又說迄今化學家還不能造出一個活的細胞來，人生的起源始終沒有解釋。蝴蝶翅膀上的花紋色彩，那樣整齊，那樣美麗，試問「適者生存」的原理可能解釋此事。這非上帝所造而何？關於這些問題，霍氏的答復是……達爾文所寫的是物種原始，不是性的原始或是美的原始，所以對於「性」與「美」就沒有討論。至於蝴蝶翅膀上的花紋色彩，那是生理的與化學的作用之結果，不足為奇，更不足為有上帝的證明。霍氏反問命氏，假使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怎麼會創造這樣一個互相殘殺，充滿醜惡的世界？對於這個反問，我們知道命氏一定用「自由意志」來辯護了。

這個辯論——正與其他辯論一樣——是不會完的，但

是對於真理應該坦白地加以辯論，加以研究。若因為胸有成見而不去研究，不去辯論，豈是科學家的精神？羅素最近寫了宗教與科學（The 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他在這本書裏說：『宗教與科學之爭是別開一面的。在各時代，各地方——除出十八世紀的法蘭西與今日的蘇俄——許多科學家都不反對宗教。牛頓贊助基督教，居維愛

讀了牛天賜傳之後

老舍牛天賜傳

人間書屋印行，廿五年三月初版。

（先在論語分期發表）

魯迅也曾描寫過中國舊社會的代表人物。怒目而視，是阿Q的生活方式，也可算是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我們開始與阿Q接觸的時候，阿Q彷彿已經給人家做短工了。至於他的出世，他的青梅竹馬的過程，我們都不很明瞭。有時候我們竟然覺得有點不滿意。因為阿Q之所以成爲阿Q，到底有點模糊。

現在好了：我們的老舍先生給寫了一本牛天賜傳，補

Quvier 皈依天主教……：現在的情形與以前沒有多大分別。宗教與科學已經沒有衝突了。科學家很歉和地承認有許多現象超出了科學的範圍，胸襟寬大的宗教家，對於凡是科學能證明的事實也都首接受了』（Religion and Science P.172）。我覺得這種說法很合乎科學的精神。

（周其勳）

充了阿Q行狀的前半段。這位天賜，在家裏受女人的壓迫，在學校受同學的壓迫，稍大了點又得受美人名士的壓迫。在一切的壓迫之下，天賜有一個辦法：放把洋火手鎗在袋裏，手按着鎗柄，看誰不順眼，心裏就向他瞄準，口中低聲的：哥！又死了一個！阿Q的精神勝利，似乎在這裏就練熟了。

老舍可也一點不含糊。他很詳細的把我們小英雄所受的母教，父教，師教，學校教，社會教，以及一切的教育，打呱呱墜地起，到準備進大學爲止，都給他描畫得清清楚楚。我們說描畫：是的，老舍的文章，其實像畫。你看

他用的那些山東土話，那些轉灣抹角的形容詞，一堆一堆的，可不像谷詞畫的強烈而有力的鮮濃色彩嗎？研究兒童教育的，也許覺得這兒所搜集的材料，所給讀者的印象，有點過于誇張。有些人也許以為，時代已經進步，一九三六年的學校，決不再是天天在鬧什麼『運動』、『歡迎』、『展覽』。可是事實是如此：在這樣的教養環境之中，牛天賜長大，除了做一個阿Q之外，不能做什麼？

自貓城記以後，老舍雖然仍舊保持他原有的諷刺態度，但是那灰色調門兒，似乎拉低了許多。離婚的故事，已

經回到他初期作風。至于牛天賜傳的『狗長犄角』，竟深深地染上迭更斯的多情味兒。經過多少惡運的波折，我們的天賜，還有真朋友、好朋友、還不至于淪落到住在土穀祠裏。也許正因為在中國社會，像牛老者的『馬虎』態度，是可以積點子孫福，是可以精神勝利的。

我們並不想同老舍辯，應不應當讓天賜得一個去北平的機會。不過我們疑惑：『北平』能把一切潛伏的阿Q意識，變化過來？像貓國的大鷹同小蠍，恐也只是老舍在想像一條偶然的出路吧！（蘇茹 四、二、南京。）

寄稿的人們

李惟甯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並不是我們替他擬定的，自不負捧場之罪。這兒，雖說他不能讓我們聽聽捷可夫司基的

音樂，他却願意寫這樣文章，談談這位大作曲家的一生。

陶德寅是中大一位經濟學教授，對於華北的局面是很關心的，

尤其是對於經濟方面。

劉鳳人也是一位大學教授，教的是農學，當然是明白飯盤的重

要。

張匯文是中大一位政治學教授，兼任行政效率委員會的專門委員。

周其勳是一位專攻文學的人，對於文學書籍，涉獵甚廣。他能

在百忙中為我們寫這一篇書評，當然是十分感謝他的。

蘇茹一夜不睡覺，為我們寫讀了老舍牛天賜傳之後，可謂十分

熱心！

本刊第一期內容

是非自有公論……………吳幹(一)

政客下臺以後……………王季高(二)

南京種種……………蘇茹(六)

論貪污……………王政(九)

司法獨立與監察制度……………李子欣(三)

日本政變觀感……………林雲谷(四)

說警察……………漆鑑(七)

通信：「是非公問」……………(一八)

書評：人格與家庭……………龍程芙(一九)

從雙鷹到紅旗……………鄒君任(三)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南京鐵管巷 瑞福里三號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經售及代定處

- | | | | |
|----|-----------|----|----------|
| 南京 | 中央書局(總代售) | 廣州 | 共和書局 |
| | 花牌樓書店 | |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
| | 東曉書局 | 漢口 | 現代書局 |
| | 立達書局 | 天津 | 天津書局 |
| | 力行書局 | 北平 | 文華書局 |
| | 育英書局 | | 景山書局 |
| | 新生命書局 | 蘇州 | 文怡書局 |
| | 羣衆書局 | 無錫 | 大華書局 |
| | 大中書局 | 鎮江 | 中央書局 |
| | 正中書局 | 長沙 | 求志公司 |
| | 良友書社 | | 金城圖書公司 |
| 上海 | 上海雜誌公司 | 成都 | 開明書店 |
| |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 太原 | 同仁書局 |